

5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 CHAIRS AVENUE

OCT 17 1951

T1140/0202c(5)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gift of Spence  
OCT 17, 1987

淮南子卷十二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

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爲曰

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

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

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

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  
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  
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  
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  
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  
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孔子不應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  
楚平

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菑澗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

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

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

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

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

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

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

公白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

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

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能忍

耻也異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

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

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也疏分

軍二百人為一隊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

分斯隊卒擊之逵吉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

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榹榼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

疑此酒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

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

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

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

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

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

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

兩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

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而不肖以力聞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肖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

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

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子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

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

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

契伯夷倮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周

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

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

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

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鼯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駢驢

取甘草以與之蚩蚩駢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鼯有患害蚩

蚤駮驢必負而走達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騷攷此獸唯爾雅作

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

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

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騷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

稱獨鹿叩叩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

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

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麗作麗從

虫駮驢作巨虛叩作蚤字為正然則作叩者省作距者

借作麗及駮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嗣

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

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

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

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

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

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

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  
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  
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  
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



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  
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

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

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達吉按疾太平

御覽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

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

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

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

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意所以用之且

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

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

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

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

天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  
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  
天下焉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

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已詹子曰重生

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

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

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

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

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

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

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

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

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

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

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

於心而不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

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  
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  
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  
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  
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  
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  
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

自喜焚其

書故舞之也

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

子佩楚莊王之相請置酒也

莊王許諾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下

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卽強臺下並同

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徒跪也揖舉手也

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

果誠也

意者臣有

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

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達吉按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

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

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

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

釐負羈之妻謂釐負

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

從者狐偃趙衰

也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

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

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

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

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

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

干遂先馬走先馬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

死未葬中牟人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

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

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

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

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

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對曰良

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

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

轍絕塵不及也弭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纏

也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

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

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

也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

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

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

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

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

而得志焉起為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

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

猶意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

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

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

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  
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

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  
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

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

子韋司星者也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

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

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  
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  
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

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

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

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

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

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

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

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

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

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

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

汜水厓也

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

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

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

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

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

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

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

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

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

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

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

皆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

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

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

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

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于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

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  
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鈎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鍛銀擊也大司馬日子巧

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  
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  
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

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

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

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

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難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元玉百工二

為一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元豹黃羆青豸豸胡地野犬白虎文

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

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

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

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平御覽作臣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

備也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

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

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

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

夜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

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

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

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

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

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止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

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

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

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

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

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

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

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

秦穆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

師遇於殺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

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

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元闕太陰北方也元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

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淚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逖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匿於碑陰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

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窺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齿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宥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

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窳奧中也若我南游

乎罔寰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方言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

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

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駕止其所駕之車柸治楚人謂恨不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十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

謂之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貉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綯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

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

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

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

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正嘗問

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

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

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且澤出之

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

四通竝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

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

有光曜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

物故問果有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乎其無有也

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

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

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人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

倒杖策鋏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鋏倒杖策故鋏貫頤也血流至地

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

之故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

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

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

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

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

空故柴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寨字

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

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

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

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

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

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

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

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

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

之主飲非謂柁船者曰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

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

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

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

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

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

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

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

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

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

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外不知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

也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

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

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

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灋水之深千仞

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之官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

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

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

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

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

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

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

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

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

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

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

也以酒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罰君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

殺亦何如文侯受觴而飲酌不獻酌盡也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

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水中

半卮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

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

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

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

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

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

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

於兌兌耳日鼻口也老子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

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矜而載



之木

替被髮也木驚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驚

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

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矢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終

淮南子卷十三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鑿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鑿頭著兜鑿帽言未

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紘之如今胡家韋襲反其德

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

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也懷歸也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

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天折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

可羈而從也

從猶牽也

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褻衣謂方

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褻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

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達吉按復穴

之復應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

不勝暑熱蚤蚤其苗讀詩云言采聖人乃作為之作起築

土構木以為宮室木構架也謂材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

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

網羅綵銳索功也綵讀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利

也耜耜屬蜃大蛤摩令木鈎而樵抱甄而汲鈎鎌也鈎

陽之句樵薪蒸甄武今充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

耒耜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耒讀曰優椽塊椎也三民逸

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

窳木方版以為舟航窳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

委輸運所有乃為鞞蹻而超千里肩荷負擔之勤也鞞

鞞鞞也而作為之椽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

勞代負僮故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

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以兵刃備

為人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

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

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

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舜不告而娶

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

猶告爾舜不告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

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非法也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

二十年亦立於己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

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

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

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達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

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

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

于申申為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歛于

金陰亦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戶內大歛于阼階在

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

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

賓道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也瓦棺陶瓦夏

后氏聖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殷人用槨

用柏為椁厚之周人牆置嬰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

宜以棺為制也故牆設嬰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

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

闇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

朝于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也堯樂舜九

韶舜樂也書曰簫禹大夏也禹樂湯大濩也湯樂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

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

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築護之

所周者也築方也護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為之女母禮為總麻三月

昭公獨練言其記 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

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

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先王之制不

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治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苟利

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

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

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

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治業事也以治為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

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

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

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未作詩春秋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

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

之本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

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也請而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

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兒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可

慎之至也洞讀挺捐之捐屬讀犁搗之搗也

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

之籍聽天下之政也籍圖籍也政治平夷狄之亂夷狄猶

也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

公誅之為國故也負辰而朝諸侯負背也辰戶牖

傳曰大義滅親也負辰而朝諸侯之間言南面也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

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而後為復而後行

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

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

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位行其所好

憎其所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

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

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

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

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

必中也中在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

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天下豈有常

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

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

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

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

是猶無鏑銜縶策鋅而御駢馬也鏑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

也鏑揣頭箴也駢馬突馬也達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

義解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

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夏后氏不

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

以為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

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達吉按說文解

字詭或作詢此用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

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

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嶮以守

讀領如蟻螬之螬也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日甲

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嶮嶮所以禦矢也連弩

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緝縮之縮也

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達吉按太平御覽

引作幼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伯成子高今

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

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

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

叛舜執于戚而舞于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

兩階之間有苗服從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

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猶制

也從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

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

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

也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

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

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

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

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

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

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

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

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

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

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

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

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也本原積陰則沉積

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

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也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也故聖人以身體之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

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

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無親之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

一往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

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

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

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

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

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

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

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燹而不謳燹悴也謳和也及

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日

曼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

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

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

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

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潛讀汶水之汶潛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

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



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故楚大夫薦賈

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

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

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

時而行是以非命皆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

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真謂不拔鬣毛以利天下弗

立也而孟子非之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

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人異各有曉

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

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

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修股之民在西君臣上

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

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夏之

寅所是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

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

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懸鐘鼓

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

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諭寡人以憂

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

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

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

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致其忠是為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放寫其形鑄金人以發適戍入芻橐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官名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東至會稽浮石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山禪於會稽是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會稽或作滄海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南至豫章桂林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狐陽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人以溝量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之命祈之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于皇天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為儁百人為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豪萬人為英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爭天下之權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誠作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決一旦之命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為不肖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業立武之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之貌冠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致其忠是為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放寫其形鑄金人以發適戍入芻橐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官名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東至會稽浮石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山禪於會稽是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會稽或作滄海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南至豫章桂林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狐陽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人以溝量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之命祈之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于皇天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為儁百人為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豪萬人為英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爭天下之權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誠作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決一旦之命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以為不肖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業立武之功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也之貌冠秦之時高為臺樹大為苑

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  
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  
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

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  
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

施行民悅其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  
郭舜無置錐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以有天下禹無

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  
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

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  
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

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故聖人見化以觀其

徵也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

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

是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

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

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終古故聖人之  
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湯伐桀禽於鳴條武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  
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  
皆能論之蠢亦愚無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

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

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潛

伯之軍獲其首以為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

王以大齊亡

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得七十城唯即

民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

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

恃大猶亡

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小不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得道之君雖

王天下故曰

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為

積必亡故曰

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

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

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

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

或作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而悔不誅文王於美

里美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美古厲字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

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疆

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

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達吉

之心按文選注引作三光日月星辰也無辰字以為許慎

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人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

已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

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

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

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廻

也廻迂難也廻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

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

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用

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謀權

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

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

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

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

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

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

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

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

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不故事有所至信反爲

過誕反爲功誕信爲過者尾生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

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

陵達吉按古聲陰鄢同故以鄢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

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恭王懼而

讀繩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

三

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

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

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

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

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

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

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

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

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平御覽引作捽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

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

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

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

之善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

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

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

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

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

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

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

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

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

禽其身故曰乾 乾鳴知來而不知往乾鳴鵠也人將有來

不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 此修短

日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 大夫數歷術也

之分也昔者莫宏周室之執數者也 莫宏周宣王之天

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

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

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 蘇

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韞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

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羸囊也蓋

武安君初帶羸囊襜步蓋麻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

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

服諾諸侯不自免于車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

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 大夫種輔翼

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

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千

以死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刺 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

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莫宏 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

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

種知忠而不知謀身不知為 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

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

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

網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

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 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

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與之貌也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

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

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

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疆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

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

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因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

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

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

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

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謠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

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

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

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

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

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邱冢不

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

于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

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蕎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

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

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

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揜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

共



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

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

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

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為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為

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

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

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鱸鮪涔雨也

滿牛蹏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鱸鮪也鱸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

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

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

間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

今屬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

駟驕祖一曰駟市僧也言魏國之大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

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達吉按古孟

芒同聲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

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

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

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

容於衆

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日訾毀也行有毀缺者

不爲衆人所容

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

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

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

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

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

謂天下不以予

子丹

舜有卑父之謫

謂瞽瞍降在庶人也

湯武有放弑之事

殷紂放桀

南巢周武

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

故曰有暴亂之謀也

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

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

文武備具而不責備

也於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

任其力所能任也

自修則以道德

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

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半璧曰璜夏后氏之

珍玉也考瑕釁也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

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

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

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

太

公之鼓刀

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鈞之困卒爲文王左翼武王伐紂也

寧戚之商歌

寧戚

衛人也商放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其美

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

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

始信於異衆也

信知

夫發于鼎俎之間

伊

出于屠酤之

肆

肆列也謂太

解于累繼之中

累繼所以束縛人謂管仲

與于牛額

之下興起也謂伯里奚也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

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

符勢有以內合內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

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

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

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何則

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

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

肖象牙也碧盧似玉它狀似靡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愚

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

不知畏危難有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

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劔

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

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砮猗頓

不失其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

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

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

燭庸氏子與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

知矣與兒易牙皆齊之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

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

九

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許由讓天子終不

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故未嘗灼

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

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

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

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

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

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

善賞者費少而勸眾趙襄子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

之是秦繆公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繆公善取者人多而無怨

也齊桓公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

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

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

之力也故曰高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

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

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

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

者眾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

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

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

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

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

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

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

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

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已之路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

晉師圍穆公之車梁

由靡扣穆公之駟獲之

梁由靡晉大夫扣將獲穆公

食馬肉者三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

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

重罪者出犀甲一戟

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

有

輕罪者贖以金分

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

訟而不勝者出

一束箭

不勝猶不直也

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

治箭之

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笄作竿是

鑄金而為刃

刃五刃也刀

以伐不義

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人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

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

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

賞當賞不虛費

至刑不

濫

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少正官卯

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

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

姦禁

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造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

鄭國用之不

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

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

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

所謂為善

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

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

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

善難

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臧也篡弒下謀上也矯

善飾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

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

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

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大任也

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

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然

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

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

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

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

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

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大平御覽引

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

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

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

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

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

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

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

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膏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

惟南子卷之三

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

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桀與

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

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

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

足以惑之夫醉者俛人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

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

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拚其氣也拚奪也又況無天地之

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蝦山生

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

百日則爲燐遙望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

而笑達吉按梟陽見爾雅程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

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楊山海經謂之

贛巨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

人一足不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人怪之聞

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

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

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禳祥而爲之立禁禳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

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筮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日

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軒其肘軒

也讀近茸  
急察言之  
枕戶櫛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

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

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

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

以藏者非能具絺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

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

無益於死者不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相讐忌也

戲以刃太祖斲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

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

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櫛

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

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孔虛

作不待戶牖而行是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

風氣者陰陽相拗者也離者必病也離遭故託鬼神以伸

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

府者也故以禳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

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禳祥而狠

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

筭曰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赤

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



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

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

以火德王天下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托祀于后土

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

其膝又誅九嬰窳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

也或曰司命傷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

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

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

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

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

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

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

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

之佩玦而逐菟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

兩珖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

眇不若鼠蚿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

淮南子卷十三  
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  
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走者伏倚  
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  
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  
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  
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  
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終



